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全蜀藝文志卷四十二 四十三

詳校官內閣中書臣李　釆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李　荃

謄録監生臣王　焜

全蜀藝文志卷四十二

明 周復俊 編

記癸

成都古寺名筆記　宋范成大

成都畫多名筆散在諸寺觀而見于大聖慈寺者為多今猶具存總而記之庶幾觀者可考

前寺多寶塔壁畫地獄變相待詔左全筆(妙格中品)畫四天王四堵師子國王一堵釋迦佛一堵小壁勢至觀音一

十二堵及塔上壁畫西方變相阿彌陀佛共三堵文殊普賢觀音大悲如意輪共五堵並古迹不知名

普賢閣閣外南壁畫南方天王一堵趙溫奇筆妙格上品畫佛會一堵五如來一堵八菩薩釋迦佛一堵并閣後壁畫文殊普賢北畔五髻文殊彌勒下生北方天王并堂內四柱上四天王並辛澄筆妙格中品北方肉甲天王柱敬安壁能格上品鮮于院小閣上壁畫毘盧佛待詔杜覥龜筆妙格下品

百部院過廊畫護戒神僧知評筆
千部院佛堂壁畫熾盛光佛古迹
白馬院佛堂畫十六羅漢古迹近時周忘機畫瀟湘圖
王逸民擬任才仲作桃源圖
承天院祖堂惠達國師像孫知微筆妙格上品近年院僧粉
去古畫別寫新像尚餘侍者二僧猶在
中寺自中三門北至水陸院東至如意輪正覺院係髙
力士同僧英幹建

中佛殿殿内壁畫維摩居士師子國王變相待詔左全筆妙格中品釋迦佛二堵待詔杜懷玉筆前廡東壁畫起寺金和尚髙力士像古迹西壁畫漢孝明帝蔡愔秦景王遵及摩騰竺法之像童仁益筆妙格中品文殊閣四壁畫北方天王梵王待詔趙温竒筆妙格上品阿彌陀佛大悲毘盧十大弟子四堵閣外壁畫大悲三十七尊法華經驗大悲菩薩四堵東南方天王西方天王並待詔趙公祐筆妙格上品彌勒釋迦西方變相北方天王

變相待詔范瓊筆神格上品報身如來待詔張騰筆妙格上品無量壽佛古迹東方天王待詔趙公祐筆神格上品帝釋待詔趙温奇筆妙格上品千手眼觀音勢至張布古華閣上周匝壁畫諸佛古迹

華嚴閣影壁後畫天花瑞像二其西待詔竹虔筆其東高興道筆妙格中品窓外兩壁畫大悲待詔張南本筆妙格中品兩畔小壁畫天王並古迹杜琮像張逢筆泗洲和尚小壁畫太子遊雷山古迹當面西壁王波利像吕彔筆能格上品

東西二方天王帝釋梵王待詔趙温竒筆妙格上品周匜壁畫佛像並古迹

文殊閣院門連寺廊畫金剛經變驗二堵待詔左全筆妙格中品院内觀音堂壁畫天王帝釋侍從二堵待詔趙公祐筆神格上品

西大悲院佛堂西畫八明王古迹

大将院壁畫羅漢二北方天王及大将部屬並帝釋梵王共六堵並待詔范瓊筆神格上品

藥師院連寺廊八門兩壁畫菩薩大悲北方天王大悲釋迦變相四堵待詔范瓊筆神格上品殿內釋迦佛帝釋梵王部衆並古迹畫文殊普賢維摩無量壽西方天王十二神共九堵並待詔趙公祐筆神格上品瑞像堂周匝畫像並古迹

寺後門向上小壁畫觀音僧智評筆

六祖院院門北壁地藏一堵杜措筆妙格上品南壁佛會變相一堵待詔趙義筆妙格上品院內山水四堵唐壁畫古迹

保福院門屋畫天王一堵趙德齊筆妙格上品姑蘇臺一堵僧惠堅筆壁著宫一堵僧楚安筆小壁畫竹雀二堵黄筌筆佛殿内羅漢一堂盧楞伽筆記中不載盖自昭覺殿神霄徙來殿後海山觀音一堵張南本筆亦昭覺移至小壁羅漢一堂古迹法堂上湖山一堵馬二堵近時郭游卿筆游卿熙之孫也

大輪堂畫壁大輪部屬兩堵金剛二十四尊並待詔趙温奇筆妙格上品極樂院門外壁畫散花天女范瓊筆神格上品

大悲菩薩左全筆神格中品觀音大悲二堵古迹佛殿內十六羅漢盧楞伽筆妙格上品

四絶堂壁畫悟達國師眞常粲筆妙格上品畫彭州至德山金堂栖賢山二堵李昇筆妙格下品

石像院門壁香花菩薩一堵門內菩薩一堵並古迹前記不載

慧日院門壁畫奉聖國師眞齊天大王泗洲和尚宗震筆佛堂內十六羅漢丘文播筆能格上品

吉安院畫十二面觀音杜齯龜筆妙格下品

壽寧院佛殿內四壁畫熾盛光凡擢孫知微筆柱上小像知微自寫其真也殿內廊畫太子修行古迹東觀音堂畫觀音十六羅漢李德讓筆霧中山出峽圖李昇筆

樓上畫惠遠送陸道士李鶚見樂山孫知微筆妙格上品護法神孫知微筆土地堂孟蜀主真古迹戰勝天王羅漢

共三堵趙元晟筆

華嚴院殿壁畫毘盧佛張希正筆妙格中品文殊普賢古迹

觀音勢至五髻文殊丘文播筆能格上品

興善院殿內泗洲大聖一堵常粲筆八明王張南本筆

西林院殿內羅漢杜楷筆能格上品壁後彌陀佛二菩薩彌勒羅漢盧楞伽筆妙格上品

大悲閣畫觀音十堵楞嚴變相一十八堵並宗道兄弟筆八明王八堵綉毬觀音並古迹

寶勝院藏殿內外聖像並古迹

揭諦院壁畫釋迦佛二菩薩觀音勢至十六羅漢並杜

䶂龜筆 妙格下品

彌勒院壁畫十六羅漢文殊普賢張南本筆 妙格中品 畫故事山水二堵劉國用筆

錦津院壁畫釋迦佛十六羅漢劉國用筆 能格上品 白衣自在觀音李德讓筆

東律院壁畫八明王西方變相釋迦如來十六羅漢杜楷子瓌筆 能格上品

灌頂院壁畫藥師佛十六羅漢張玄筆 能格下品

如意輪院壁畫花竹六鶴六堵童祥筆半已不存

楞嚴院壁畫六祖劉國用筆能格上品枯木一堵文與可筆

山水十堵蒲水昇筆龍虎二堵魯安道筆山水三堵僧

延廣筆

甘露寺廊壁高僧數十堵並闕

承天院呂相真堂後佛像四堵闕　不下金

下諸佛如意輪觀音等像

超悟院堂頭近周忘機畫

闕題

蜀名畫記

蜀多畫工而盛於三孟僭僞闕賫闕之闕其割制一方耽玩圖畫以自娛故一聚焉自西闕將軍黎闕鶴圖闕之孟氏因授雅州刺史其玩物而棄民乃至此闕令取畫藝之高而家于成都者叙記姓名他則不闕

王宰家于西蜀兵元中韋皐闕禮待之畫山水松石出於象外杜甫賦詩有曰十日

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跡宰嘗於席夔廳圖一障臨江雙樹一松一柏古藤縈繞上盤半空下著水面千枝萬葉榮瘁曲直分布不雜又於興善寺畫四時屏風若移造化於座右

左全蜀郡人本儒家工畫佛道人物多倣吴生闕筆實歴中聞海内今大慈寺多寳塔地獄變相全之筆跡也

趙公祐成都人工畫佛道鬼神李德裕鎮蜀嘗賔禮之大慈聖興兩寺皆有畫壁子温奇亦善畫成都寺觀多

見其迹其孫徳齊襲二世之精藝豪蹤逸筆時輩推重光化中詔許王建於成都置生祠命徳齊畫西平王儀仗車輅旌纛法物及朝真殿畫后妃嬪御皆極精麗宫
翰林待詔
常粲成都人畫佛道人物善為上古衣冠路巖鎮蜀頗加禮遇有孔子問禮山陽七賢等圖立釋迦女媧伏羲神農燧人等像傳於世子重胤工寫貌僖宗朝為翰林供奉嘗寫僖宗御容及名臣像又於寳歴寺畫諸塔天

王甚妙

孫遇初名位自稱會稽山人志行孤潔情韻踈放廣明中避地入蜀遂家成都善畫人物龍水松石墨竹天王鬼神筆力狂怪不以傅彩為工長安蜀川皆有其筆

李洪度成都人畫佛道人物大慈寺三學院皆有畫壁

李昇成都人善畫蜀川山水初得鹿張藻山川圖凝玩數日以為未善後遂心師造化自成一家有武陵溪青城峩眉二十四畫圖傳於世世傳小李將軍即昇也或

曰李昭道非也

杜楷成都人工畫山水多作老木懸崖回阿遠岫有秋日并州路詩意圖傳於世

杜子瓌華陽人工畫物道尤精傳彩嘗於龍華東禪院畫毘盧像坐赤圓光中碧蓮花上圓光如初出日輪破淡無迹俗工不到

房從真成都人工畫人物蕃馬事王建為翰林待詔嘗於宮中畫諸葛武侯渡瀘水圖甲馬如生兼善潑筆鬼

神有寧王射獵陳登斫鱠等圖傳於世
宋藝蜀郡人工寫貌事王蜀為翰林待詔常寫唐朝列
代御容及道士葉法善一行禪師沙門會海內臣高力
士等像於大慈寺
高道興成都人事王蜀為內圖畫庫使工佛道雜畫用
筆神速觸類皆精諺云高君墜筆亦成畫子從遇事孟
蜀為翰林待詔嘗於宮中大安樓下畫天王隊仗甚奇
從遇子文進工畫佛道傳彩曹吳之筆蜀平至闕下太

宗皇帝在潛邸文進往依焉後以攀附授翰林待詔未幾修大相國寺命文進傚高益舊本畫行廡變相及太一宮壽寧觀啓聖院開寶塔下諸畫壁卒皆稱旨畫院晚學皆宗之

阮知誨蜀郡人工畫貴戚子女兼善寫生嘗仕蜀為翰林待詔寫王建像為首出

李文才華陽人工畫松石兼善貌 闕 為翰林待詔

廣政中荆南高王遣人請文才寫義興門街 闕

焉

石恪蜀郡人性滑稽工畫佛道人物始師張南本而筆畫縱逸不專規矩蜀平至闕下嘗被旨畫相國寺壁授以畫院之職不就固請還蜀詔許之有唐諸賢像五丁開山闕

新羅人角力等圖傳於世

董從誨成都人世襲儒風心游繪事佛道人物隨意皆精感佛寺有畫壁

王道真新繁人工畫佛道人物兼長屋木宋太宗時用

高文進薦授圖畫院祗候嘗被旨畫相國寺玉清昭應宫壁相國寺殿東給孤長園長者買祇陀太子園因緣並殿西闕變十二面觀音像皆其筆跡

毛文昌蜀郡人工畫田家風物有江村晩釣村童入學郊居豐稔等圖傳於世

李懷袞成都人善畫山水毛翎其常所居及寢處皆置土筆或中夜得意急起畫於地或被上遲明模寫之則優於平日所為

蒲永昇成都人東坡先生嘗書其畫後曰永昇嗜酒放浪性與畫會始作活水得二孫孫位孫知微也筆法闕

黄居寀兄弟李懷衮之流皆不及也王公富人或以勢力使之闕輙嘻笑捨去遇其欲畫不擇貴賤頃刻而成嘗與余闕徽畫作二十四副每夏日掛之高堂素壁即陰風龍闕今老矣畫益闕而世之識眞者闕往時董羽近日常州戚氏畫水世或傳寶之如董戚之流可謂死闕未可與永

昇同年而語也其爲東坡所重如此
王道亨郢人七嵗能畫用筆命意皆過人大觀間肇置
畫學自博士而下如大學法聽天下畫工補試肄業而
考選焉道亨入學試官以古詩一聯爲題曰蝴蝶夢中
家萬里子規枝上月三更道亨乃畫蘇武牧羊于北海
袚氊枕節而卧雙蝶飛颺其上極沙漠風雪之狀又畫
樹木扶踈枝有子規月政當午木影在地亭榭樓觀隱
隱可辨曲盡一聯之景果入上選翌日進呈宋徽宗奇

之命爲畫學録

全蜀藝文志卷四十二

全蜀藝文志卷四十三　　明　周復俊　編

檄難牒

檄

諭巴蜀檄　　漢司馬相如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安集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

譯納貢稽顙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僰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惰怠延頸舉踵喁喁然皆嚮風慕義欲為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鬭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

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義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位為通侯處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逸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使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

死無名謚為至愚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悌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使咸喻陛下之意無忽

露布天下並班告益州文

魏明帝

劉備背恩自竄巴蜀諸葛亮棄父母之國阿殘賊之黨神人被毒惡積身滅亮外慕立孤之名而内貪專擅之實劉昇之兄弟守空城而已亮又侮易益士虐用其民是以刺閬宕渠高人青羌莫不瓦解為亮仇敵而亮反裘負薪裘盡毛殫刖趾適屨刻肌傷骨反更稱說自以為能行兵於井底游步於牛蹄自朕即位三邊無事猶哀憐天下數遭兵革且欲養四海之耆老長後生之孤

紉先移風於禮樂次講武於農隙置亮度外未以爲虞而亮懷李熊愚勇之志不思荆耶度德之戒驅畧利民盜利祁山王師方振膽破氣奪馬謖高祥望旗奔敗虎臣逐北蹈尸涉血亮也小子震驚朕師猛鋭踴躍咸思長驅朕惟率土莫非王臣兵之所處荆棘生焉不欲使十室之邑忠信貞良與夫淫昏之黨同受塗炭故先開示以昭國誠勉思變化無滯亂邦巴蜀將吏士民諸爲亮所劫迫公卿以下皆聽束手

檄蜀文

鍾會

往者漢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幾於泯滅太祖武皇帝神武聖哲撥亂反正拯其將墜造我區夏高祖文皇帝應天順民受命踐祚烈祖明皇帝奕世重光恢拓洪業然江山之外異政殊俗率土齊民未蒙王化此三祖所以顧懷遺恨也今主上聖德欽明紹隆前緒宰輔忠肅明允劬勞王室布政垂惠而萬邦協和施德百蠻而肅慎致貢悼彼巴蜀獨為匪民愍此百姓勞役未已

是以命授六師龔行天罰征西雍州鎮西諸軍五道並進古之行軍以仁為本以義治之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故虞舜舞干戚而服有苗周武有散財發廪表閭之義今鎮西奉辭銜命攝統戎重庶弘文告之訓以濟元元之命非欲窮武極戰以快一朝之志故畧陳安危之要其敬聽話言益州先主以命世英才興兵朔野困躓冀徐之郊制命紹布之手太祖拯而濟之興隆大好中更背違棄同即異諸葛孔明仍規秦

川姜伯約屢出隴右勞動我邊境侵擾我氐羌方國家多故未遑脩九伐之征也今邊境乂清方內無事蓄力待時併兵一向而巴蜀一州之衆分張守備難以禦天下之師段谷侯和沮傷之氣難以敵堂堂之陣比年已來曾無寧歲征夫勤瘁難以當子來之民此皆諸賢所親見也蜀相壯見禽于秦公孫述授首於漢九州之險是非一姓此皆諸賢所備聞也明者見危於無形智者窺禍於未萌是以微子去商長為周賓陳平背項立功於

漢豈宴安鴆毒懷禄而不變哉今國朝隆天覆之恩宰輔宏寛恕之徳先恵後誅好生惡殺往者吴將孫壹舉衆内附位為上司寵秩殊異文欽唐咨為國家大害叛主讎賊還為戎首咨困偪禽獲欽二子還降皆將軍封侯咨豫聞國事壹等窮蹙歸命猶加上寵况巴蜀賢智見機而作者哉誠能深鑒成敗邈然高蹈投迹微子之蹤措身陳平之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裔百姓士民安堵樂業農不易畝市不廻肆去累卵之危就永安之計

豈不美與若偷安旦夕迷而不反大兵一發玉石俱碎雖欲悔之亦無及也各具宣布咸使聞知

為東海王討成都王檄文　晉孫惠

穎稟性强暗增崇位號阿比奄官專任孟玖遂使恣睢殺活由已疾諫好讒小人滿側官以賄成位以錢獲囚以貨生獄以幣觧百官卷舌朝野隱伏按穎之罪書記未有禍甚杈㦗逆隆魯柏為子則不孝為臣則不忠為弟則不順為主則不仁四惡具矣豺狼之性有甚無悛

為郗鑒作檄李勢文　　　庾闡

告巴蜀士民夫昏明代運否終則泰賢哲覩機以知變不肖滅亡以取禍昔皇運中消乾綱暫弛耀窮凶肆暴神州李劉啓逆竊逼岷川巽以下才任符分陜未能仰宣皇恩招攜以禮而使二巴之民制於犬羊之羣元元之命懸於豺狼之口所以假寐永歎疚如疾首者也凡百黎甿秋毫不犯檄至各勵良圖自求多福無使蘭艾同焚永垂鑒誡信誓之明有如皦日

數陳敬瑄十罪檄

唐楊師立

伏聞庖丁解牛鑿骨節於形闕伏波聚米察山谷於目前若匪通人奚臻妙理師立材非馬援智非庖丁見率土之銜冤為天朝之雪耻今國家以黄巢肆逆寓縣罹災乘輿播越而未安宗廟湊夷而失守凡在臣子孰不痛傷而西川闕使陳敬瑄因守藩維坐觀成敗伏自大駕駐蹕縱令郡盜害人不能行政理以安時但欲示軍功而駭衆只要威權在已冀令朝野歸心惡既貫盈

人皆憤惋聊書十罪用去一凶實望此時共垂詳悉夫功高者祿重德厚者位尊敬瑄本自凡庸素無智畧事因際會位極人臣乃至稚女孩童皆霑寵祿閨房皁隷並受渥恩使功勲者切齒而不言勞舊者扼腕而懷恨其罪一也獻可替否必在忠言指佞觸邪尤憑直士張侍御正朝廷綱紀諳被誅夷孟拾遺疏陳敬瑄是非横罹陷害或殞命於滄江之下或亾軀於幽室之間想其强死之寃魂必得申寃於上帝自此中外結憤愚智呑

聲其罪二也安議公事擅許和親挫大國之威風長南夷之傲倖盖緣陳敬瑄受賂遂令海内興譏其罪三也恭顯弟兄總非勲效皆食厚禄並陟崇階盖陳敬瑄罔顧刑章黷亂朝憲外姻内族戀貴貪榮其罪四也全無懼詢不識廉隅但興苟且之心唯恣淫泆之行昇徐虔為公座因令奪闕之妻致光庭登甲科只為聘陳敬瑄之女聞之者無不懸耻見之者皆有嘆嗟其罪五也鄭相公運籌於岐隴率衆於邠涇横控梁闕遂安劒蜀

陳敬瑄深懷嫉妒互起讒言其罪六也王藴賤隸之徒
闕
兇狀未具皆被殺戮可鑒幽寃賞罰之權自陳敬
瑄出其罪七也闕行威福紊亂規繩除移不白於天書
權闕　使牒元闕　授官榮扈從六軍曽無
優渥其罪八也搜羅闕　借彼闕　取其金
帛三倍折納稅米西川綰節度文安措贍軍多時潤屋
其罪九也東西二巴節制徇意誣君云討韓秀昇峽路
迴戈請高仁厚當川歇馬不甘下視可驗闕　欺如此用

心自為得計其罪十也且為臣之首有一于此未或不
已況皆具之何以能久師立今則感人祇之怨怒奮貔
武以平除巳黜驍鋭精兵及八州壇寨共五萬人騎擧
義長驅問罪西府志在扶持天子誅滅亂臣止欲生致
面奏聖上請行國典以正朝綱應諸道公侯諸州牧伯
共期妒惡除奸或義士忠臣或川府將校但能梟敬瑄
首級送師立軍前即便卷甲弢弓歸朝謝罪皇天后土
實聞此言凡在人臣幸鑒忠懇

破吐蕃露布　　韋皐

尚書兵部臣韋皐等言臣聞天討有罪兵應者勝義者王夷不亂華師直為壯曲為老多者助之至四極爰輳貞觀則同羅擊延陀開元則九姓殄默啜曰商莫不來享犯漢雖遠必誅德風翔乎河源武節憯乎月峭率寧人之有指先元戎之啓行用信威光祖宗不以賊遺君父恭惟皇帝陛下宣昭義問敉寧武功纘八葉之鴻圖奮四征之雄畧懷梟鴟銷祲沴稟承太和翦鯨鯢清郊

原掃除羣穢王猶允塞我武惟揚奇幹善芳各修貢職條支若木咸順旨今邈積石之遐陬有吐蕃之醜類侵敗王略倍奸齊盟乘邊將之驕兵瞰戍亭之虛候為蚍豕食上國盡盜河湟師發賊搖我疆再驚畿甸騎塵致於深入鑾蹕至于親屯撊然授兵協以謀我尚納汙而含垢姑通事以結和清水之盟未乾好時之師已聚指涇靈而徼賂闖疆夏以擣虛夷德無厭弗悔祍金之䯧楚氛甚惡輒興衷甲之謀蠢爾為雠螫居匪茹維時南

詔慕化王朝先零之質諸羌雖嘗秉力麋人之卒百濮罔不離心頓顙於邊受令於吏斷匈奴之右臂羈南粤以長纓燕貉輸致騎之勤晉戎成犄鹿之勢彼既失鐵橋之險我遂闕和之郛盡竄匿於龍虎復虜劉於鮮塞戕我守將墮我陴隍脅戎兵咸與同仇靡室家不遑寧處臣等請奮其旅以殲乃雛鳳翔振武靈武之騎獵其西邠寧太原涇原之兵震其北卒山南熊羆之校暨東川貔虎之師烏鑾撓其腹心回鶻擣其肘腋衆素飽

矣壹大治之諸將陳洎等統五萬軍出十一道濟師西顥之半策勛北陸之初盪平七城斬馘萬級獲鎧械五十萬計熇堡壘百七十餘遂賈勇而圍昆明將决勝而定青海為東境五節度大使論莽熱釋朔方之衆援維州之城九攻九却之計窮七縱七擒之威速連連執訊矯矯獻囚不然我薪而自焚有如破竹之立解拂廬魚潰甌脫兎奔谷静山空行就焉耆之僇區殫域滅訖聞智聖之降斯皆廟謨淵深神斷天造明見萬里運奇坐

上之兵守在四夷制勝日中之虜勒功滇池之柱植表赤嶺之碑一怒安民文之勇也三軍用命克何力焉臣等承帝之明敵王所愾開遠門闕侯坐收西極之舊封紫微殿受俘重覩昆丘之茂績臣等無任慶快激切屏營之至謹遣某官奉露布以聞

代成都帥檄　　宋邵博

朝廷既付帥以全蜀兵民之寄帥深念國勢艱危思所以寛上西顧之憂者不敢不力今敵國之禍半天下議

者謂敵情終不能忘蜀師固料之敵人以鐵騎衝突決勝使其出平原易野則勇矣果扼吾蜀將自取禍也蓋天下之險在蜀大山長谷數千里之間自古無路可出梯空為棧以往來行者必棄輿馬腰絙扶杖後先相挽牽或棧壞則墮於萬仞之下不見蹤跡此豈用武之地哉敵之長技廢矣師比下約束敵之來堅壁清野斷路據險使其鼓勇則不得進示怯則不得退久駐則不得食將盡決四山所溺之水灌百萬之衆可使化魚鼈異

物無遺也其能得志哉此不待智謀拳勇之士譚笑可辨況有如諸君之髙才絶藝乎今官軍民兵與應募之士已百萬器用犀利粮儲山積斥堠明甚敵之動靜朝夕所知帥有備矣於此責將士焉傳曰師克在和不在衆無輕舉無爭功無信流言無泄秘計無以私事仇皆兵家所忌也帥為成都三年矣環百城之境無風塵草竊之虞朝廷寀焉故當更而復留尺寸之功帥未嘗自列也帥之心可見矣以天之道社稷之靈朝廷尊安異時

論保蜀之功將以將士之名次第上之不自有焉其或違衆慢令不以帥之言為用罰不敢私尚聽之毋忽

難蜀父老

漢司馬相如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羣生霑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駹定筰存卭畧斯榆舉苞蒲結軌還轅東鄉將報至于蜀都耆老大夫縉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葢聞天子之牧

夷狄也其義覊縻勿絶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兹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為左右患之且夫邛筰西夷之與中國並也歴年兹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强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獘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僕常惡聞若説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

所覩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為大夫粗陳其略葢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洪水沸出氾濫衍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慼之乃堙洪塞源決江疏河灑沉澹災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腠胝無胈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兹且

夫賢君之践位也豈特委瑣齷齪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為萬世規故馳騖乎兼容並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内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耻之今封疆之内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絶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内之則時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

邪行横作放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老不辜幼孤為奴虜係縲號泣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遺已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戾夫為之垂涕況乎上聖又焉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強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沬若徼牂牁鏤靈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逖不閉曶爽闇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

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沉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絶業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乎哉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方將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觀者未覩旨聽者未聞音猶鷦鵬已翔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芒然喪其所懷來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

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敞

罔靡徙遷延而辭退

對蜀父老問　　盧照隣

龍集荒落律紀甤賓余自酆鄗歸于五津從王事也丁

丑届於昇僊橋止送客亭即相如所謂不乘赤車駟馬

不出其下者也遇蜀父老皤然厖眉華髮者休於斯謂

余曰子非衣冕之族歟文章之徒歟飾仁義以干時乎

懷詩書以邀名乎吾聞諸夫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

也當今萬方日用九有風靡王上垂衣裳正南面而已
矣庸非有道乎而子爵不登上造位不至中涓藜羹不
厭裋褐不全庸非貧賤乎吾視子形容顦顇顏色疲怠
心若涉六經眼若營四海何其無耻也何其不一干聖
主効智出奇何栖栖默默自若若斯吾聞克為鄉失則
烹何故區區沉沉無所成名余笑而應之曰井蛙不可
以語於海者拘於墟也夏蟲不可以語於氷者篤於時
也蓋聞智者不背時以徼幸明者不迂道以干非是以

聖賢馳騖莫赦三家之徹匹夫高抗不屈萬乘之威道
在則箪瓢陋巷義存則珪組斯違或立談以邀鼎食或
白首而甘布衣或委輅而仕屬論都之會或射鈎以相
遇匡霸之機亦有朝為伊周暮為桀跖當其時也虀珩
珮之鏘鏘失其時也委溝渠而咯咯故使龍丘先生羞
闒擁篲㕍門太守不如縫掖孟軻偃蹇為王者師范雎
匍匐為諸侯客富貴者君子之餘事仁義者賢達之常
迹來不可違類鴻鴈之隨陽去不可留同白駒之過隙

行蘓張之辯於媯燧之年則迂矣用韓彭之術於堯舜之朝則吁矣守夷齊之節於武湯之時則孤矣抱申商之法於成康之日則愚矣彼一時也此一時也易時而處失其所矣大唐之有天下也出入三代五十餘載月竁來庭風闕款塞金革已偃羽檄已平雖有廉白之將孫吳之兵百勝無遺策千里不留行無所用也社首既禪介丘既封創明堂立辟雍雖有闕里之聖淹中之儒叔孫通之蕝公玉帶之圖將焉設也咸英並作韶武畢

用奏之方澤而地祇登昇之圜丘而天神降雖有伶倫伯夔延陵子期操雅曲則風雲動激悽音則草木悲又何施也畫衣莫犯囹圄不修雖有咎繇仲甫之器釋之定國之儔金科在握丹筆如流非急務也人歸東户家沐南薰山澤無溪隧雞犬不相聞雖有文翁黄霸之述職子游子賤之弦歌政成禮讓俗被雍和固無取也干戈已戢禮樂已興刑罰已措梁父已昇公卿常伯庶政其凝雖有鴻才大略麗句一作藻豐詞發言盈乎百代濡

翰周乎四時畧無益於今日而適足以怫之是故天子恭已羣臣演成攘袂而陵稷卨撫掌而笑阿衡無為而萬物皆遂不言而品彚咸亨莫不稱贊鴻烈揄揚頌聲言殊者掐累行危者相傾効智者輟談於草澤出竒者畏足以山樞許由去而堯臣不少善卷逃而舜德不輕夫周冕雖華猨猴不之好也夏屋雖崇騏驥不之處也載𩦠以車馬不如放之藪宂也樂之以鐘皷不如栖之以深林也此數物者豈惡榮而好辱哉蓋不失其天

真也若余者十五而志于學四十而無聞焉詠羲農之化覩姬孔之篇周遊幾萬里馳騁數十年時復陵霞汎月搠札彈絃隨時上下與俗推遷門首張公之霧突面墨子之烟雖吾道之窮矣夫何妨乎浩然令將授子以中和之樂申子以封神（疑作禪）之篇終盼憩乎措地竊所慕於談天於是蜀父老再拜而謝曰鄙夫瞽陋長自愚惑習俗遐陬不遊上國聞王人之休吉聽皇猷之允塞亦猶麒雉而遇司下銜龍而光有北請終餘論永告邛

敕

回雲南牒　　唐高駢

先是雲南遞到木夾督爽牒劒南西川節度使駢

復牒云

大唐劒南西川節度使牒雲南詔國牒我大唐聖皇帝德配二儀光齊兩曜仁霑動植聖役神龍照萬國而盡若青天養兆民而皆同赤子東隣若木西屆流沙北通陰山南抵銅柱莫不貢珍而納賮航海而梯山諸混車

書願為臣妾是知卑微螢爝不敢並於太陽跛𨇾蹄涔焉能踵於神驥且自九夷八狄七戎六蠻雖居要荒盡遵中國力爭不得天使其然所以孔聖云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縱外夷驕倨索中國等倫是以博古知今但擬率允逞志雖恃荒陬之獨力背以天時必為寰海之諸蕃哂其僭越力不足憑且以蠓蚋之飛騰不離溝瀆欲追鸞鳳之羽翼擬接煙霄雖是童兒亦知不可且雲南頃者求合六詔併為一蕃與開道途得接邛

蜀許賜書而肯讀遽降使而交歡禮待情深招延意厚傅周公之禮樂習孔子之詩書片善既如大恩合報忽報窮兵黷武掠土侵疆再犯郎寧重陷交趾兩俘邛蜀一劫黔巴塗炭城池而極多皆為灰燼驅歸士庶而非少盡作闕究轉闕　因知悛革吞越雋之舊地為相如之故城淩犯不休貪殘轉甚昔時交趾都護不閑理兵舊日郎寧元戎未解誅寇黠巫闕　師邛蜀儒臣受以侵欺容其殘暴其比者親征海裔充復龍編驅駕三千

之師勦除十萬之寇南定縣則全軍陷沒如乾鎮則匹馬不迴羅和一空嘉寧俱盡賛衛段首遷（安南節度）之斬首騎將馬光亮（溪同都統）之亡軀李膳龍（安南城內守將）則面縛於軍前張詮（行營都統）則生擒於陣上（闕）白衣殀命之衆（將帥皆白至長行一千餘人衣號殁令軍）如赤日消氷殺朱弩佉苴之軍（詔王千並親軍三陷安南）若烘爐焰熾膏塗草莽骸積丘山士卒覩之而稱心夷獠覩之而快意趙若眉（扶耶等在界上道都統三十餘年也）而就戮相思縉（善門節度供軍無平官充使）亦自栽董鐸龍（咸通七年除節度使闕段安南首遷）

之愀惶范昵此安南行營都統之窘沮每來侵擾無非敗亡江橋則盡底焚燒采筏則從頭覆沒波封瓦解扶耶大憼容易誅鋤若高原之縱燎等閒撲滅如順坂之走丸收復城池掃殄妖孽闕伏睿謀之果斷後資神術而追擒掩韓信滅趙之功呑樂毅定齊之策其於勝負詔國洞知昨日來鎮西川移從汶水仗節而不施纛騎單車而直抵坤維大開城門放出人物三軍而遣歸營幕百姓而使返鄉閭此時詔王未離近地固無疑阻直擬誅鋤

不比從前帥臣只務姑息兇醜唯將和好便是策謀今則已知天時誓雪國耻前詔王遣張捒成等將領軍位稱是行人未至府城揚言和好身纔入境兵以繼來況是詔親行公然詐偽侵欺大國熒惑元戎戮僕之儀須依古典其張捒成等並以軍令處置且詔國前後俘虜約十萬人令獨送杜驤妻言是沒落且杜驤守職本在安南城陷驅行固非沒落星霜半代桎梏幾年李氏偷生 闕 而空令返國杜驤早沒遺魂而不得還鄉今則

訓練蕃兵指揮漢將鐵衣十萬甲馬五千邕交合從黠蜀齊晉昔時漢相有七擒七縱之功今日唐臣藴百戰百勝之術勲名須立國史永書且杜𩦪官銜李揺門地不是近親但王室疎宗天枝遠派而已李氏幷詔國木夾並差人押領進送朝廷訖故牒

又

胡會

駢統益部兼號征南蠻陬聞名預自屏跡然猶時飛一木夾誇兵草犀象之盛駢判回木夾命記室

胡會爲之辭

牒前件木夾萬里離南二朝至北開緘捧讀辭藻煥然奬飾過多欣慰何極實以乍司邊鎮才到藩籬且按此朝之舊儀未悉彼國之新制不知鸖柘唯認苴咩尚呼南詔之佳名豈見天朝之美號要從微耗且是所宜仗承驃信王化風行君德雲被彫題屈膝馱舌折腰卉服來庭毳裘入貢盖以深明豹略精究龍韜波伏西天草偃南土者然侵軼我華夏無乃不可乎將謂我皇帝有

所負於彼邦邊臣有所負於彼國慮彼直我曲獲罪於天是陳木夾中懷用貯榮報及拔迴示已見事根止於囚繫使令放歸彼國使乎小怨終比深讎吞噬我郎寧虜劉我交趾取我越巂犯我益州若報東門乃及再四夫物居中者尊也處外者卑也是以衆星拱之北辰百谷趨之東海天地尚不能違而況於人乎我國家居天之心宅地之腹四方八表莫不輻湊亦猶北辰之與東海也誠知土地山河歸於有德雖云有德亦須相時苟

無其時安可妄動明公博識多聞豈不見仲尼乎仲尼之聖踰堯舜顔子之賢過夔龍也六合茫茫無立錐之地者蓋無其時也適使仲尼生於秦末乘胡亥之亂用顔回閔損為宰相子路冉有為將軍子貢宰我充行人子夏言偃典書檄雖六合鼎沸可朞月而定也當此之時劉項只可都頭韓彭不過十將耳聖人雖有帝天下之德而無帝天下之時終不妄動及子路欲使門人為臣以為欺天乎及自嘆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止於負手曳杖逍遥倚門告終而已王莽不識天闕符
堅不知歷數妄恃强富爭帝乾坤莽以百萬鋭師來襲
後漢光闕　之衆破於昆陽符以六十萬精兵寇
於東晉謝玄以八千闕　於壽春豈不為欺天罔地
所致者也闕　負兵强何足恃也周闕　於岐山漢祖
脱禍於泗水我高祖起自隴州盖明公只知其一不知
其二見其形未知其兆也今與明公陳之望審叅焉昔
周王承公劉之德遇殷紂之暴刳剔孕婦塗炭生靈剖

賢人之心蔪朝涉之脛三分天下而二歸周文王率諸侯而朝之至于武王觀兵孟津八百諸侯不期而會尚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退歸修德觀乎聖人去就豈容易者哉及微子去比干剖箕子奴民不聊生皇天厭之國人棄之武王方援旗誓衆一舉而滅紂者蓋天奪殷而與周也我皇方宵衣旰食肩堯踵舜父事三老兄友百僚推赤心於比干腹中懸白日於微子頭上諸侯合德百姓歡心唯天下有人聖如周王家有姬旦卒生呂

望者乎漢祖承帝堯之德遇秦王無道併吞六國恃守宇宙一家焚燒詩書坑滅賢哲築長城於紫塞造阿房於皇州鬼母哭蛇人臣指鹿民不聊生皇天厭之國人棄之是以陳勝一呼天下響應漢祖西入五星都聚者蓋天奪秦而與漢也我皇帝方崇詩書任賢哲卑宮室䘏黔黎野無歌鳳之人朝有問牛之傑天下有人英如漢祖家有韓信盧生張良者乎我高祖承玄元之德遇隋煬荒淫徭役不均徵歛無度竭生民之財產為巡幸之

資糧虎噬羣賢猱蒸庶毋浮沉遼海疏鑿汴河今年東征明年西伐民不聊生皇天厭之國人棄之是以我高祖應天順地奄有四海者蓋天奪隋而與唐也我皇方淡薄聲色杜絶巡遊夢卜宰輔倚注藩屏思戍垂拱惡習干戈皇天方賛國人方歡天下有人雄如唐祖家有敬德户生玄齡者乎而况越巂新州牂牁故封不在周封之内非居禹跡之中曩日邊將邀勳妄圖呑幷得之如手加駢拇失之若領去贅瘤九牛之落一毛六馬之

亡半毳何足喻哉僕雖自絳紗素躭黄石既探師律固識兵機奉詔鎮壓三巴撫安百姓思敦禮樂耻用干戈每傷虞芮之爭田永念姬周之讓路苟不獲已即須訓戎且蜀地濶數千里郡列五十城户口至闕卒之衆于以揮汗成雨吐氣成雲盖緣從前元戎皆是儒者有闕機而作但守昇平之元規雖分常憂不教民戰是以彼國得以深入無備故也僕示之以三令教之以八陣鼓聲而進鉦動而退甘與之共苦與之均義等塤篪情

猶以萬說禮樂而敦詩書務農桑而聚穀帛使家藏甲
胄戶貯干戈賞罰闕行公私共貫就識三畧便可七擒
不唯喝倒不周亦且擘開太華況彼國自長慶巳來撿
擾益部殺人之父孤人之母掠人之妾鰥人之夫焚人
之廬舍使人暴露剪人之桑麻使人寒凍蜀人怨恨痛
入骨髓僕乘其衆怒之勢示其暴怨之門況抱鷄搏狸
不由人教乳犬敵虎自是物情既仗宗廟之威靈無統
華夏之精鋭若乘流縱棹下坂推車豈勞心哉僕官是

宰衡位當侯伯被堅執鋭雖則未曾濟河焚舟平生所
貯彼國將帥之强弱邦國之盈虛坐可酌量何煩詢訪
且六合之外舟車不及聖人不言彼國在聖人不言之
鄉舟車不及之地縱主上英哲人臣俊乂亦猶燭龍銜
耀只可照於一方春雷振響不能過於百里天與不取
談何容易夫天有五賊見之者昌彼國縱曉六韜未閑
五賊而欲泥封函谷水灌晉陽何其謬哉五賊者夏桀
張羅殷湯祝綱是以仁而賊不仁也殷紂剖生人周文

葬枯骨是以德而賊不德也齊國厚徵薄貸魯國厚貸薄徵是以恩而賊不恩也項羽殺義帝漢高祖舉哀是以義而賊不義也陳後主驕奢隋文帝恭儉是以道而賊不道也能行五賊無曉六韜方可奪人山河傾人社稷我朝未有五失而彼國徒自陸梁以此推之興亡可鑒何勞遠離庭戶始識安危久習韜鈐方明勝負而安要姑息不務通和迴示荒唐一何乖戾罔念孔顏之知命糊效莽堅之覆車交趾喪亡可知人事新都失律足

見天時若望降尊便希抗禮但百谷不趨東海衆星不拱北辰則不可議也苟未如是則不可改圖昔管仲入周不受上卿之禮藉武在虜無虧中國之儀事有前規固難更易況小不事大春秋所誅若彼直我曲恐招天殃既彼傲我謙何患神怒見已訓齊士卒調集糗糧或玉露垂槐金風動柳建鼓數里命 闕 雋弔民渡瀘會獵繼齊魯之夾谷紹秦趙之澠池便是行人豈遺策策皇帝聖旨以具前緘奏聞不復多談恐乖忠告謹

牒

全蜀藝文志卷四十三